

阿德刺斯忒亞帝國，首都安巴爾。

「艾斯納卿。」

午後，皇城練兵場外，宮內卿修伯特走到貝雷絲面前，彎腰鞠了一躬。

「閣下吩咐的那件事有結果了——果然，實情如您所料啊。」

修伯特遞出一個信封，貝雷絲立刻展信閱讀。

前幾天，有兩名衛兵候補被她拒絕進入皇城，她直覺這兩人有問題，要修伯特深入調查。懷疑是正確的。

由於皇帝艾黛爾賈特幾乎不離開皇城，兩名狂信徒打算先潛入皇城，再伺機暗殺她。

帝國經歷改革後脫胎換骨、政治清明，如今正處於朝氣蓬勃的繁盛時期，炎之女帝早已宣布要退位，將未來發展交給沒有紋章的繼承者，在這種時刻打算對她不利的人……

無論力量多麼微小，都不可忽視。

「我出城一趟。」

一般人看完要對自己心愛之人不利的情報，早已怒氣沖沖，貝雷絲仍舊十分平靜。

這也是修伯特願意將宮內廳職掌的維安工作交到她手中、忠誠服從她指示行事的原因。

見貝雷絲伸手搭上腰間銀劍，修伯特猜她現在就要去消除「危機」了。

「您不等天黑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往政務廳方向看了一眼，決定在太陽下山前趕回來。

傍晚，安巴爾近郊，一處農莊內。

屋內屍身遍地，貝雷絲抽回銀劍，繞過殞命倒下的教徒，默默追上逃進走廊的最後目標。

「咕……！」

僅剩的教徒滿頭大汗，慌張地拉動壁上燭台。

天花板機關骨碌啟動，瞬間朝著走過下方的貝雷絲射出一排短箭——

噲。

伴隨一聲沉響，貝雷絲頭上浮現金色光明法陣，將所有暗箭輕鬆彈到一旁。

去過「守望堡壘」後，艾黛爾賈特每天都會為她施加「光之壁」，就是為了預防這種意外。教徒認出保護貝雷絲的古代光明魔法，整個人都懵住了。

施放這種光明魔法，除了要明白如何繪製線條繁複的古代法陣，還必須具備虔誠信仰。

他這一生，只看過日前溘然病逝的老司教大人，在戰爭中為保護大家施展過一次。

惡魔……？

教徒望著貝雷絲手握銀劍走來，她渾身散發金光，臉上無喜無悲，竟如女神般高貴聖潔。

據說此人是教團最強騎士「壞刃」的後裔，卻效忠於毀滅教團的暴君，願為她保駕護航。

明裡暗裡，一路相隨，即使被封為帝國皇后，依然親自出手消除任何不利皇帝的因素。

教徒茫然地挺劍一刺，貝雷絲隨手一揮，便將那把劍從他手中震落。

最後一搏失敗後，他耳邊忽然響起老司教的遺言。

『貧窮出身的我們，現在要改善生活已經不難了……』

若是有聽從老司教大人的建議，放棄暗殺計劃，去帝國學院讀書的話——

教徒不斷想著錯失機會的另一個選擇，直到冷厲無情的劍光閃過眼前。

貝雷絲放下銀劍，回頭清點屍身，確定數目跟報告一致。

這類清掃工作其實可以交給別人，但攸關艾黛爾賈特安全，她只有親力親為才能放心。貝雷絲站在屋裡擦完銀劍，接過肩上魔力團從她口袋掏出遞來的手帕。

「謝謝。」

她摸了摸那團魔力，用手帕把身上沾到的血跡全部擦拭乾淨。

待修伯特派人過來接手善後，立刻離開現場，趕回帝都。

日落前，貝雷絲走進皇城大門，便見到皇帝杵在豔紅夕色中沉思。

「歡迎回來。」

發現貝雷絲出現，艾黛爾賈特抬頭一笑，快步上前擁抱她：「辛苦了，累不累？」

「不會……」貝雷絲回抱她。「怎麼站在這裡等？」

「我想趕快見到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知道貝雷絲為何出城，也透過魔力間接參與了整個過程。

她貼在貝雷絲頸旁呼吸，心緒漸漸放鬆下來，覺得貝雷絲越聞越香，偷偷伸舌舔了一口。

「呵呵。」果然很美味，艾黛爾賈特滿意地輕笑起來。

貝雷絲微微一顫，伸手按住她的後腦勺。

「艾爾……」貝雷絲小聲提醒。「這裡是皇城門口。」

「嗯，人來人往的熱鬧好地方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悠閒地往她耳裡吹氣，撩得貝雷絲心癢難搔，只好再抱緊她一點。

「我想讓大家看看，詩歌所言不假，我和妳就是這麼恩愛，才不會有人覬覦我的皇后。」

「……有人覬覦嗎？」

「很多。」

「？」

「尤其是……我還沒跟妳結為伴侶的時候，在軍隊、在大修道院，簡直多如繁星。」

艾黛爾賈特越想越回去，一路追溯到好幾年前。

貝雷絲忍不住笑出來，邊笑邊抱起吃著陳年舊醋、一臉不快的伴侶。

「妳真的好可愛，我的艾爾。」

艾黛爾賈特被舉到空中，伸手扶著貝雷絲的肩膀，低頭注視她的笑容，覺得自己這樣真的不行，明明已經獨佔了貝雷絲，還要跟她的仰慕者計較。

都是因為過來路上聽到士兵在閒聊，說配屬到艾斯納大人麾下非常幸運，可以學到很多東西，要好好把握機會。

「明明就是……我的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伸手環抱貝雷絲，用臉頰蹭起她的臉頰，努力留下自己的味道。

「是我的、我的……」

「嗯，是妳的。」

貝雷絲邊說邊將一隻手伸進深紅斗篷，輕撫艾黛爾賈特皇服後方裸露的肌膚。

艾黛爾賈特被摸得很舒服，抱著她喘息幾聲，緩緩抬頭，軟綿綿地撒起嬌來。

「貝雷絲，我想回寢宮了……」

「好，我抱妳回去。」

貝雷絲動身前，艾黛爾賈特調皮地湊近她面前。

故意挨得很近，擺出一副要吻不吻的姿態勾引她，想藉此挑戰她的忍功。

結果，反倒是艾黛爾賈特自己沒有忍住，先縱情吻上了她的雙唇。

我太高估對她的抵抗能力了……

艾黛爾賈特反省片刻，安心地閉上雙眼，沉溺在貝雷絲反客為主的深吻中。

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，路過的公卿與衛兵見狀紛紛走避。

對於兩人返回寢宮後，是否會錯過晚膳、收到宮內卿的勸諫信，他們並不清楚。

只知道，芙朵拉帝后情深的皇城軼聞，日後又新添了一樁。